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齊東野語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

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葉劉問韓曄眼立傳否焦默然劉笑曰如是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皞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會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爲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叢書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撥甲誓師出抗而死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

五代史王彥章字賢明鄆

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旣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事梁太祖爲開封府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遠擢用之

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卽位遷

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

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

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五代史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號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

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鎗衝堅陷陣

梁晉爭天下爲勅敵獨彥章心

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

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

節度使

五代史開平二年十一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

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

又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

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為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

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為兩鎮虛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

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為兩鎮虛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

騎五百屯鄴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

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全口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

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晉王源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

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

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

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

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

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

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授許州匡

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兼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

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七年正月移領滑州
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

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
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
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
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
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
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

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泐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柂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柂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

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疑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疑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疑各爲捷書以聞疑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于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五代史三年四月晦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

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
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
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
下晉人盡徹北城拆屋木編戢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
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門流矢雨集或舟
楫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揚劉晝夜不息
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
之軍重壕復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
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
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揚
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
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
不能臧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
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
我輩寧死于沙陀之手不當爲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
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不協潛害
其功陰行逗撓遂致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
及十旬國以之亡矣

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

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畱皮人死畱名其于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

章太師

五代史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

守捉

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

軍

一日彥章渡汶以畧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彥

章退

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

兵敗

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

及彥章

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彥章重

傷馬

踏遂就擒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

今日

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

無城壘

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晉王

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

之令

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權居

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幕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與嗣源至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邀信烈乎邀信烈蓋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旣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彥章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彥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顧畏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之忠欵詔贈太師搜訪子孫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欵詔贈太師訪子孫錄用歐陽脩王彥章畫像記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

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
奮然自必不少屈解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
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
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
死畱皮人死畱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于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
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
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
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
自經于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
公五于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
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
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之邠州以力寡敗於
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
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
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
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
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
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

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子說者或笑以爲狂
或忽若不聞雖子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
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
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
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
人後二年子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遇俗所謂鐵槍
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
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
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
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
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矣完之復可
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
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况
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于所
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通與彦章同時有裴約
鑑注今汶上縣有王彦章墓及祠

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
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

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于繼韜何薄于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五代史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

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平讐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卽背

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既而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久之告急于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

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

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

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

所至稱治

五代史劉仁贍畧通儒術奸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僞右監門衛將軍

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

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

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

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
貞見周兵之卻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
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于正陽世宗攻壽州圍
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
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
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
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
皆颺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
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圍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

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
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
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
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
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
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
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
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

南唐近事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

楚而不降一夕愛于泛舟于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使馳

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
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
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
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
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
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
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
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
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

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五代史洵李景僭襲偽位

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壘墜陷壁畫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師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紫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飢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若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紫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歎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因齏然納歎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卽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未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崇讚仕周

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通鑑注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爲
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春明退朝錄子家有范魯
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夜有白虹自
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閉壁踰
年殍殆者甚衆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蕪廢馬令南唐書劉仁贍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
吳武皇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
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黃
袁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
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
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
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爲不可未及報而
周師猥至郡人皆悉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
常羣情乃安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仁贍軍令
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尅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
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

竹龍皆飄南岸爲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論仁瞻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難臣節拔兵卽至矣仁瞻於是城守益堅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以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門中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瞻卒哭之慟及贈太

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贍
 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
 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陸
 游南唐書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皇
 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皇女貴於其國
 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畧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
 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人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
 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
 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
 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
 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
 之不能禁唐亦與屯田脩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
 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
 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
 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
 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
 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
 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
 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仁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
 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

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
沂淮而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成以俟問若
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
選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
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
將攻城屯於城西北肥水之陽徵宋亳陳穎許蔡徐宿
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
進攻塹塹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
聲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
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規世
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
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
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
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
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
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揚秦滁和舒蘄諸州皆復
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爲我師襲破江左
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
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
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饋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

百焚攻城洞屋甚眾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瞻因
 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
 任陳覺固不許仁瞻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
 淮謀紆家禍為軍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
 殿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日
 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
 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為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
 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眾不能復整
 宋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瞻聞之扼吭憤歎世宗知
 壽州且下心獨嘉仁瞻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
 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瞻已困篤不知
 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瞻表請降戊申
 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瞻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
 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瞻卒年五十八州
 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
 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諫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
 一區元宗聞仁瞻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忠肅歎
 曰仁瞻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瞻若拜
 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瞻子崇

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
瞻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
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瞻於祀典且名其廟曰忠
顯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文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瞻死時事言其夫
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
甚盛乾道淳熙之間子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
藏周世宗除仁瞻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
文皆如新金君言仁瞻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
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脩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
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
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
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瞻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
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江南野史劉
仁瞻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性
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
良將之才出典郡符朝野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
仁信詔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
沙之役師

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
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

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贍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
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
不知所措仁贍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視如閑
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贍固止之
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
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去所謂縱
敵恥也不追則貽患於是奮行果爲所敗自是羣下服
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率衆四面攻
擊仁贍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
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懼又表邊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
戰冀定得喪嗣主畏懦唯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
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廷構哭而救之亦令
併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於城下大呼仁贍曰汝可
固守城隍効死立忠無爲降虜使我羞於地下于是土
卒聞之心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
親臨城下坐握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城上射之矢去
御座數尺輒墮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
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
於墜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摘弓
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

兄弟們列檠戟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
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君背城血
戰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瞻疾彌加不能視事
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
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瞻不起以手指口而卒
時日陰暄天雨黃沙士卒聞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
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焉自劉者數十人初
仁瞻歷歲久不克世宗城淮北爲壽州洎仁瞻死乃以
故城爲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
而不懼子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
躬總元戎而蕞爾彥貞可禦諸乎仁瞻出未逾月而淮
上兵起甚得士卒之心樂爲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
之臨漢隱居詩話王旣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
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絕云陣前仙琚生無愧鼓下蠻
奴死合羞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瞻象袁陟
詩也馬令南唐書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
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
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脩
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

過爲畏儒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爲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鈞礮立談，高審思守壽春，大爲傲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卒繕完，城塹樓櫓，渠荅色色整飭。或謂以爲選懦，大不可以示敵也。據史聞而恥之，因問入白曰：「此城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昏孜孜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荅曰：「君以老兵爲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懼。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礮于角，勒不得進，又爲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之。立盡，又爲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爲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遠出北兵之前。曳薪揚塵，空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睇眙皆以爲從天墮也。審思又發懸門出衆夾而攻之。北兵蹙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掾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

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
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
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
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
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
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
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
國之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馬令南唐書申屠令堅山
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

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
死則爲健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
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
起出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奪擊前無

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仁衛軍都虞候後主卽位常掌
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
歸於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
未發而令堅卒陸游南唐書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
賴勇敢過人晉漢間嘗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
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
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微或謂之曰劉微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
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滌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
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
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
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
其黨皆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
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
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
與人門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
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自奮
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
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
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參至京師

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
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
病卒

瘡金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寧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

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

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原注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

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

五代史蔡

誤今按梁本紀唐本紀賀德倫傳其分魏相六州爲兩鎮乃貞明元年此傳以爲三年者誤也懼魏軍

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

五代史纂誤今按賀德倫

傳云六萬未知孰是

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

降晉當是時源德爲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

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通鑑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

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

通鑑考異

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
翻然之志詢謀于衆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
殺源德噉人爲糧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
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矜甲持兵
而見已卽解之如何報曰無便于此者賊衆三千矜甲
出降我將甘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旣而四面陳兵皆殺
之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卽降于晉豈得猶拒
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衆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
實錄通鑑注余謂若如通鑑之去取則
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于死事傳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

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爲衛護指揮使

五代史夏魯奇字邦傑青
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爲軍

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
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

從周德威攻劉守光于幽州守

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

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

五代史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

稱驍勇魯奇與之門而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

晉己下魏博梁將

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

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

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

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

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畱不得行父

老請京師乞畱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

五代史梁

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于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獨衛莊宗手殺數

百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徧體自是莊宗尤憐之
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
單馬追及槍擬其頭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卽擒之
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
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
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衆遮
道斷鞚臥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唐師伐荆南以魯奇
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
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勿死
年四十九原注吳巒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捨異五代史明宗討荆南魯奇
爲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
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
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
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

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閩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閩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獲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五代史姚洪本梁之小校

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閩州璋叛領衆攻閩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爲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論投之于厠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爲天子領帥何若反耶爾旣辜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

鬻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爲諸侯而驅
徒結黨圖爲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
爲也吾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
人持刀割其膚燃鏹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
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給賜甚厚北夢
瑣言閩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頻
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曰老賊孤
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
得一鬻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
本奴才卽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
刀割其膚燃鏹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
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
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
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

奔晉以爲飛騰指揮使

五代史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

同母卽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爲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

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

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

有戰功

五代史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爲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

容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典聖宮頗用

事思同不平之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

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爲詩句皆此

類也每從征必在典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

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

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于是始

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畱守

五代史明宗在

軍時素知之卽位後用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于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壤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畱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畱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

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

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畱

守

五代史伐蜀之役爲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

之及敬瑄班師思同以曾護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
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朝則朝廷難制密詔思
璋敗八月復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

董應順元年二月

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
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
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
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
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
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五代史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

之後謝病歸藩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
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同因歡諷動又
軍校宋審溫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卽獨圖之又令推
官郝昭府吏朱延又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
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
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
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

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
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
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
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
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
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

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
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
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
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
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
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
先帝于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原注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子其

死

五代史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

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

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

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且西南用軍與都監

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訴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

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知之
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
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
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
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
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
謂左右曰思同計乘于事然盡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
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迂之于路達予撫慰
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
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
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
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厯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
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賤
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鬻鼓膏原繆囚之常分也潞王爲
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懣歆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
耻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畱慮失士心又
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
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
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
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卽位詔贈侍中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

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

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

五代史張

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

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

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尚

書明宗卽位歷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

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

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

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

以遇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通鑑注歐史

張敬達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

屢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

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爲孟知祥所陷張

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歐亦考

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瑄建雄軍

晉州也歐史誤以爲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

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

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于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

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

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

遣人收葬之

原注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

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

節

五代史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

石敬瑭爲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

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

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

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

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

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

崩墜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爲所圍
晉高祖及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
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
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
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岡
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飾糞以飼其馬日望
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
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
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
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諸
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爲晚光
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
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
曰爲臣當如此人今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卽位後所有
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嘗事數帝亟立軍
功及領藩郡不聞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
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
官封賞其事蹟非激忠之道也通鑑晉安寨被圍數
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
糧俱竭削梯陶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

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于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僕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契丹國志契丹圍晉安數月糧竭馬死援兵不至唐將楊光遠安審琦勸招討使張敬達降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早晚至且當俟之若力盡勢窮諸君斬我出降未晚也後諸將畢集光遠殺敬達以其首帥諸將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五代史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詣嘗爲是邑令故

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
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謂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爲衛州
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
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
部尙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卽位除成德軍節度副
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俸襄州權知軍州事長
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
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
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
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啟關
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
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
生繫于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曰高金
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
戲耳遂與連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
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
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
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慕士大夫所爲
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葦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

漢筠曰非多納楚楚則刻削鬪鬪吾有正俸此何用焉
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
蒞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
年歲以已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
長子貞文仕皇朝
為開封少尹卒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
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
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
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
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
為東頭供奉官

通鑑楊光遠遣騎兵入州
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宸都

指揮使後事唐

五代史沈贊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

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

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隨趙

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

五代史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

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贊爲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園襲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

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

臣開運元年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邠州斌以謂契丹爲邠州刺史

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

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畱兵急攻之

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

膾忍以犬羊之衆殘敗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

効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五代

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恒州過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擅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贊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翌日城陷贊自剄而卒家屬爲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五代

史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虔世爲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

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

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

之

五代史明宗卽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

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

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

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

會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

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開運二年冬從

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叡加檢校司徒

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
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
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

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

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

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

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因力戰而死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

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

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

之清及衆士盡死五代史九年由是諸軍皆奪氣

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

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

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

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

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

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

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雷騎之精者以禦我

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

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賊謂重威日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歿焉時年五十三契丹等于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卽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

使戍于晉州

五代史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

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

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

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

節度使

五代史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彥超與何

復協力固守累挫敵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敵兵宵遁

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

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周兵圍漢太原

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

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

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

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

遠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

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五代史大軍至

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卹其

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于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

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五代史孫

晟本名鳳性陰賊奸姦謀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

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

妄執杖驅出之大為時輩所嗤改儒服謂唐莊宗于鎮

州投秘書省著作郎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

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

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

匿迹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過

淮吳人方納叛亡即以為偽官授之江南餘載孫晟初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

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捨去乃渡淮至

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

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

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秘計

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

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
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
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
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五代史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僞尊楊溥爲讓皇之冊文
卽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僞任財貨
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机令衆妓
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內臺盤其自養稱恆也
如是南唐近事孫晟爲尙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
西岡瓏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
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坐莫喻
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周世宗
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

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尙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畱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安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畱德明等旣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畱李重進張永德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

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

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

南唐近事

世宗卽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旣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尙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邱乃王猛謝安之徒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可敵十萬

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

鈞璣立談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

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 壘錄世宗怒江南失約召晟責之乃置晟于樓車 盡永

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

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

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

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旣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僞署晟爲司空

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

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爲求
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
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姦謀
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
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
直詣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
覘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爲不軌重進以
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譴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
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
者百餘人皆誅之翌日宰臣上調世宗親諭之始知其
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
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
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
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
死謝遂伏誅陸游南唐書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
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爲進士者例脩邊幅尚名檢忌豪
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問唐莊宗建
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
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
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

們弊衣髻發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
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投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
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
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
定辭辨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
令輒合旨遂預禪代祕計每人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
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
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
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
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閒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
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宗而逸忌坐
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
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
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
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
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
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
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州城下使招仁贍仁瞻望見
忌戎服拜城下忌遙語之日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
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招節度使外叛於

是遣王崇質歸而畱忌會暑兩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
都亭驛遇人問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
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
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
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于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
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
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
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日相公得罪
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日臣受恩深謹
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世宗性暴
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
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
名魯嗣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
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
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
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遜亂失職者以唐爲歸
烈祖於宋齊邱字之而不敢名齊邱一語不合則挈衣
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
問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日小疾不能
着幘欲冠帽可乎於虔是誠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

人頽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江南野史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末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方召募河南士人忌因往之署爲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洛下迨明宗嗣位以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忌爲判官遷員外郎守殷雄衛之性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爲桑門將亡淮南時圍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疑之忌乃佯爲捫蝨嚙蟻追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詰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至門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與徐玠同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壺順優婉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爲宋齊邸所忌憚迨嗣主卽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庶燮育疲民時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賊亂其民何罪使之困瘁欲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安緝冀

惠有衝潭之地則二藩在吾穀中爾延已狠愎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鎬棄城而走忌鄱延已謂人曰王卮象歐盛內狗穢雞厨鳳池棲集臬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甸劉彥真等全軍陷沒劉仁瞻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畱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爲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退唯仁瞻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詰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尙強宋齊邱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瞻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瞻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卽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效死立忠無爲降虜使我羞于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之將卽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忠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爲明宗所誅過淮娶贅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兄子有隨婦子李紹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